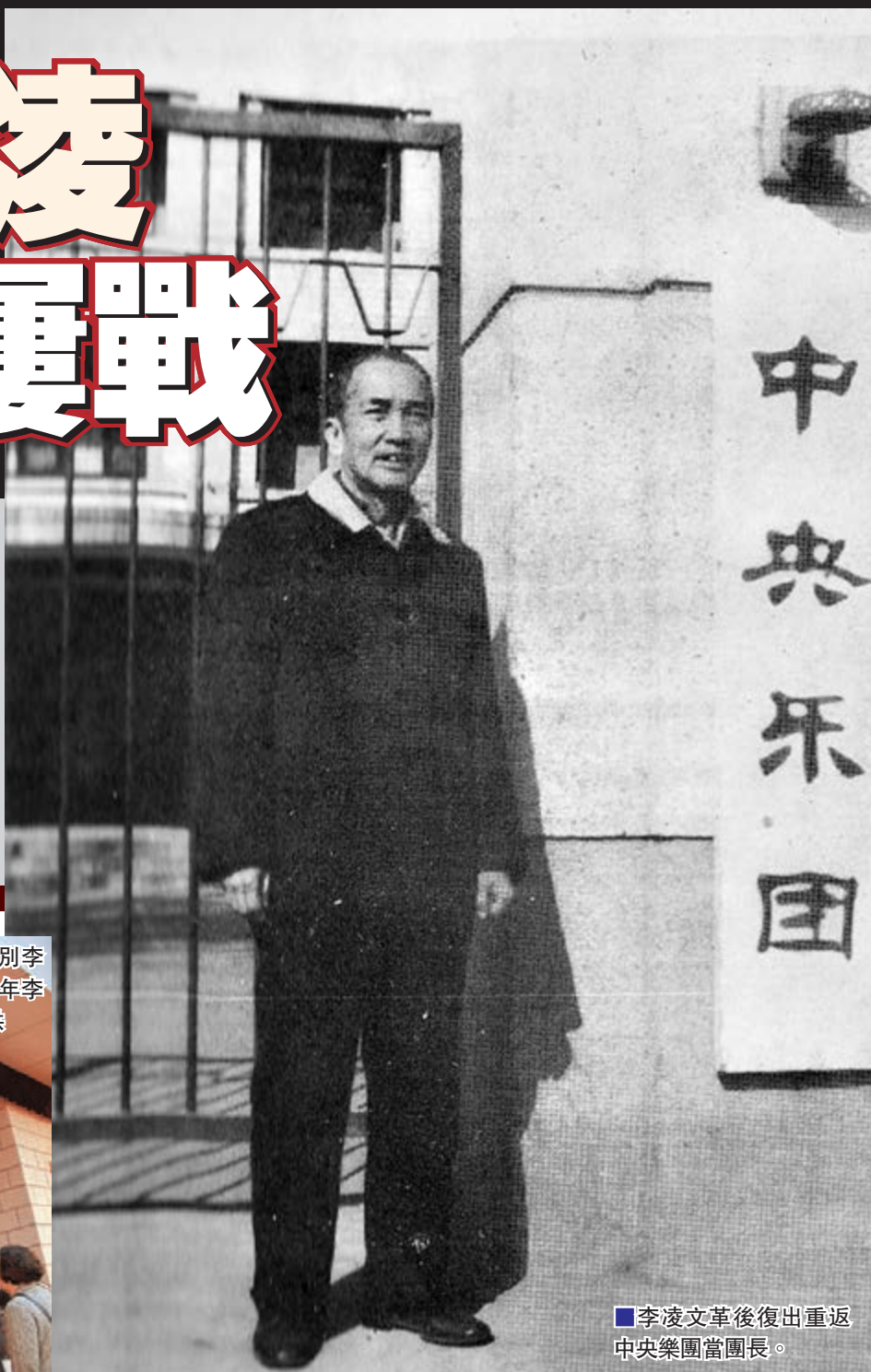


追念樂壇伯樂李凌 跋涉人生 屢敗屢戰

「跌倒算甚麼，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這是當代新音樂奠基人之一李凌先生的著名短詩《跌倒算甚麼》，創作於1943年陪都重慶，乃受國民政府迫害，激勵士氣之作。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想到，這首詩在接着的幾十年重複應用在他身上，以及由他創立和帶領過的藝術團體。跌跌撞撞的經歷，也許就是二十世紀神州大地音樂發展的寫照。但屹立不倒的，是李先生對藝術和教育的殷切追求，還有他對人文價值的畢生熱愛。

1913年12月6日出生於廣東台山的李凌，今年正好是他百歲冥壽。而本文見報的當天，更是老人百歲的生日。北京五大音樂單位將於下周二、三一連兩天，舉行「跋涉人生——紀念李凌百年誕辰」系列活動，通過音樂會、研討會和圖書首發儀式，紀念這位一生為音樂藝術和音樂工作者吶喊、奔波的樂壇前輩。

文、圖：周光葵（香港大學）



李凌文革後復出重返中央樂團團長。



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告別李凌先生，門前掛着1943年李老寫的詩句。周光葵提供



1956年李凌在中央樂團成立大會上以團長身份講話。



本文作者周光葵與李凌先生於2000年採訪後合照。周光葵提供



李凌與周韻詩

聯合主辦的五大音樂單位都是李凌生前擔任過職務的，分別是中國文聯、中國音協、中國交響樂團（中央樂團）、中國音樂學院及中央音樂學院。但更多認識李凌的，是受這位被譽為「樂壇伯樂」發現、提拔的眾多音樂家，當然還有受他筆耕幾十年音樂評論文章所滋養的千千萬萬讀者，筆者就是其中之一。

對香港頗有感情

首次看見李凌先生的名字，是在夏威夷大學唸研究院時，東亞圖書館藏書中有他在1940年代主編的《新音樂》雜誌。之後閱覽各期《人民音樂》，赫然讀到1964-65年間對他猛烈攻擊的一系列文章，那是文革巨浪前的波紋。

十多年後，為撰寫中央樂團四十年，慕名北上，拜訪久仰的老團長。可是他家人在電話說李凌患腦溢血，昏迷中。大驚，亦自責來晚了。可是李老以其堅強性格，再一次「爬起來，再前進！」

一年後，2000年的十月金秋，在方莊李家的會面，只能用超現實來形容當刻感受。88高齡的李老精神矍鑠，知道我來自香港，就問我與資深樂評家周凡夫是否親戚等家常。從他的語氣與眼神，可感受到他對曾小住兩年的彈丸香江有很深的感情。他大概對1947-49年期間，在英治香港與馬思聰等人創建中華音樂院、籌辦首演足本《黃河大合唱》，以至《白毛女》等懷着美好的回憶。當得悉我是為寫中央樂團史而來後，一連說了幾個「好」，然後鄭重補充一句：「但你不要寫我，要寫樂團成員、群眾。」

重視人才 創建中央樂團

一小時的訪談，老人娓娓道來樂團一些關鍵事件的來龍去脈。對在1956年一手創建的中央樂團，老人以組建「足球隊」作比喻，「是很慢發展起來的，要求很嚴格」。他引用周總理說：「要辦就要辦好，有甚麼要求，可以告訴我」。於是他說：訓練足球隊要請巴西的，訓練樂隊就要請德國的。結果中央樂團首任指揮就是德國的戈斯林。

訪談中先生深情地說：「要尊重專家，請好的指揮，沒有一流的指揮，想成一流，不大可能。演員要一流就要努力，不努力不行。」

李老對人才的重視，尤其是指揮，是貫徹始終的。在他1982年從團長退下來前，用盡一切辦法安排接班，包括上書到鄧小

平向上海要人。「我總是有個交代，要活着交給他們。不好好留住人才，將來會是犯罪的。」

雖貴為團長幾十年，李凌卻很少用「我」字來談往事，以上的引句是少有的，流露出嚴己寬人的君子坦蕩蕩。他畢生追求的，是繁榮我國音樂藝術和所需要的人才，為之創造條件，成為無私為音樂服務的「孺子牛」。

「團結人、不關門」

李凌曾說文壇巨人魯迅對他影響很大，尤其是「為人生而文藝」這句話，成為他的人生導航。另外教育泰斗陶行知的「社會教育」和育才學校對人才的重視和培訓，都模範李凌的愛才若渴。還有陶先生那句名言：「屢敗屢戰」，更為李凌活學活用，而且（不幸的）發揚光大。但對李凌產生最決定性影響的，是周總理。總理1940年在重慶的指示，成為李凌一生的座右銘：「你們要關心他們（指音樂專家），人手愈多愈好，這方面不能關門。」就這樣，李凌銘記總理要善於團結、胸襟寬闊發展與音樂家們的聯繫，簡單來說就是與人為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這三方面——魯迅的文藝人生、陶行知的愛護人才、周總理的團結人、不關門——成為李凌人生的Do-Re-Mi。

此外，李氏有廣東台山音樂之鄉的基因，讓他的血液充滿樂觀的音符，在萬難以至絕望情況下燃點着不息的信念。這也解釋了他豁達的心境，常常掛在燦爛的笑容中。事實上，他歷次遭受圍攻，例如1950年代批評他提倡的輕音樂為靡靡之音、1980年代形容他所支持譚盾等新作曲手法為怪胎，事後都證明他是正確的。

艱險年月踏浪前行

作為中央樂團創團團長，李凌除了領導交響樂隊外，還有合唱隊、獨唱獨奏小組、創作組、和有關行政隊

伍。奈何在當時所謂「土洋之爭」中，中央樂團作為洋樂隊、洋唱法，帶有原罪。運動一來，首當其衝，李凌為之而「跌倒」，不計其數。這就如著名合唱指揮大師嚴良堃所說：「解放這麼多年他一直是彎着腰幹事業。」1957年反右、1958年下鄉、煉鋼、1963年社教、1965年四清等，李凌竟然能夠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運動中踏浪而進。1959年以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為國慶十周年獻禮，更與到訪的德國德累斯頓樂團同台演出。同年為樂團成員成功爭取在和平里建立美輪美奐的宿舍。兩年後更在長安街六部口購置老戲院，找來清華大學師生幫忙，改建為北京市首座音樂廳。須知當時是三年困難時期，如此成就絕對是「爬起來，再前進」的寫照。

幾十年埋頭犧牲在那裡……不能一刀切，可以一些一些地進來。」

「大家一團結，一切東西就好辦了。」是李凌訪談的總結。可見經歷風浪的他晚年心境不怨不恨，積極樂觀。唯一讓他放心不下的，是樂團改革被邊緣化的合唱團。「專業合唱藝術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希望合唱學會能掙扎起來作一次復興運動，使全國合唱藝術走上一個重新發展、認真追趕，以期創造出新高峰的道路。」是他最後一次的題字，落筆日期為2003年10月25日。90歲老人受不住心靈創傷。這次跌倒，再起不來，於當年11月3日辭世。

李凌百歲，見證了國家從千年帝制轉折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全過程。但對李凌而言，音樂藝術的追求，永無止境。「音樂上我們還是第三世界國家。要認真埋頭苦幹，能努力到多少就多少。是不是一流，光靠嘴巴是沒用的。」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李凌百歲，見證了國家從千年帝制轉折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全過程。但對李凌而言，音樂藝術的追求，永無止境。「音樂上我們還是第三世界國家。要認真埋頭苦幹，能努力到多少就多少。是不是一流，光靠嘴巴是沒用的。」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花木蘭》結構成熟扎實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曾是香港中學中文科教材之一的《木蘭辭》，相信很多觀眾都會記得頭幾句。5年前現任的藝術總監楊雲濤也為香港舞蹈團編過這個題材的舞劇。今次再改編同樣的題材，處理手法成熟大氣，在舞台上下的配合下，《花木蘭》表現出各部精雕的專業成績。

楊雲濤在香港舞蹈團的幾年中，編過不少作品，包括《木蘭》、《天上人間》、《三國風流》、《金曲悅變顧家輝》和《蘭亭·祭姪》等。楊氏作品在古典基礎上同時表現出現代節拍，每個作品亦例必有一二場匠心獨運的設計，今次亦然。在幕二場二的《征戰連年》中，他運用3個斜台，讓舞者走上走落，或在斜台上跳躍、或順勢滑下，或中途握緊台邊定位，免即時滑下，不但視覺豐富，整個設計亦表現出將士們征戰連年攀山越城的苦楚，不無象徵意義。又如幕三《將軍百戰死》中場一的廢墟傷痛景象以如傷兵的舞者從舞池下爬上舞台，翻倒的竹椅表現廢墟城池都簡潔而具力量。除了特別的場口設計，在今次的《花木蘭》中更見編舞兩大躍進。一是強化人物內心，二是整體的結構更趨成熟扎實。

除了雄赳赳的群舞，木蘭與父親的感情到連年征戰後之思鄉與念親之情都有獨立段落交代，突出了人物在代父從軍這個主題下的心理狀態，這些較靜和柔的部分剛好與木蘭在戰場上猶如男子般去打仗恰成對比，而男群舞與女群舞亦有較接近的分配，隨着故事發展，分場表現了舞劇的起承轉



《花木蘭》劇照 香港舞蹈團提供

合，這種結構在之前的作品中較為單薄。

除了舞蹈設計，每幕開始由導師帶領一班小朋友朗誦木蘭辭作開端，讓觀眾重溫辭作，兼作題綱，比純粹看舞蹈更能深化作品與文學的交互關係。此外，音樂、燈光、佈景、服裝都同樣突出。雖然有些手段如回憶、甚至女織並不新穎，《花木蘭》整體組裝很有尺寸。飾演木蘭的潘翎娟在如中世紀武士的造型下也很有表現，如再細微調整與陳俊傑飾的將軍雙入舞，減少稜角位，應更搶鏡。至於結尾以文字數碼錄像去解「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作結，雖有些「智取」，亦勝在更爽不拖泥。文：鄧蘭

香港南京總會呈獻《如此長江》再現「宋家三姊妹」傳奇

宋家三姊妹——靚齡、慶齡、美齡的生平與傳奇，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之一。她們生逢在政治動盪、巨變的時代，擁抱着同一個夢想，但不同的革命理念卻讓她們做出了不一樣的人生選擇。她們的婚姻連結了當時三位重要的男人，在風雲詭譎的政治舞台上，她們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香港話劇團明年年初將上演的《如此長江》，由話劇團前藝術總監陳尹堯博士創作於1990年代。2003年作為美國「長江劇團」紀念演出，在紐約首演，感動當地華人，獲得各界讚賞。今次由香港話劇團搬上香港舞台，陳尹堯說，《如此長江》是要借民初至四十年代中國風起雲湧的日子作出反思。約五十年的歷史，由三幕戲組成，超過二十位演員演出，呈現「宋家」叱咤風雲的大時代。

劇中的宋美齡將由初踏台板的葉璇飾演，她表示：「我與宋美齡是在同一所大學畢業，有共同的大學生涯、同一文化、同一修養，這可以令我更貼近宋美齡的氣質，我會用心去體會這段歷史，期望可以將這個角色在舞台散發光芒。」此外，宋靚齡、宋慶齡、宋子文、蔣介石等角色將分別由話劇團資深演員雷思蘭、潘璧雲、王維及辛偉強飾演。



《如此長江》：宋美齡（葉璇飾）與蔣介石（辛偉強飾）步入婚姻殿堂，締結盟約。

《如此長江》

時間：2014年1月4日至8日 晚上7時45分
2014年1月5日 下午2時4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